

论可能世界对文学虚构叙述研究的影响

方 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可能世界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主要被用于模态逻辑语义的研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理论家将可能世界理论应用于对文学虚构叙述的研究,为虚构问题注入了新的内涵。探讨这一理论在跨学科迁移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我们借用可能世界的理论框架及术语来进行文学叙述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通过对可能世界理论内涵的梳理及跨学科比较,可以透视可能世界理论对文学虚构叙述研究的影响,以期对文学虚构的问题域重新进行描述和界定。

关键词:世界;可能世界;跨界同一性;通达性;虚构性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2-0130-05

作者简介:方芳(1981—),女,江苏常州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最初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源于我们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直观想象,即事物可能以其他方式存在。这个概念最早由莱布尼茨提出,为其神正论进行辩护。后来这个概念被用于模态逻辑,研究必然性、可能性及其相关概念的逻辑性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理论家将可能世界理论应用于对文学虚构叙述的研究,为虚构问题注入了新的内涵,理论家们在分析虚构世界的特质时再也无法回避可能世界框架的影响。这一理论在跨学科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文学虚构叙述研究造成了哪些影响?这是我们借用可能世界的理论框架及术语,来进行文学叙述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可能世界理论内涵的梳理及跨学科比较来进行分析,以期对文学虚构的问题域重新进行描述和界定。

一、哲学中的可能世界

可能世界的概念最早由莱布尼茨提出,他说:“世界是可能的事物组合,现实世界就是由所有存在

的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一个最丰富的组合)。可能事物有不同的组合,有的组合比别的组合更加完美。因此,有许多的可能世界,每一个由可能事物所形成的组合就是一个可能世界。”“我们的整个世界可以成为不同的样子,时间、空间与物质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运动和形状。上帝在无穷的可能中选取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可能。”^[1]莱布尼茨据此认为上帝是最完美的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易斯(D. Lewis)、蒙塔古(R. Montague)、普赖尔(A. N. Prior)、辛提卡(K. J. J. Hintikka)和克里普克(S. Kripke)等逻辑学家在可能世界的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模态可能世界语义学,研究语言表达形式和意义的关系。基于对可能世界本体论地位的不同认识,大致形成以下三种论点。

第一,极端实在论:这一观点又称激进实在论或模态实在论,其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刘易斯认为可能世界是诸多与实在世界相平行的世界,都是有物理实体的真实存在,实在世界只是众多世界中的一

收稿日期:2013-10-12

• 130 •

个,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并没有重叠的部分。他认为,每个世界的居民都认为自己生活的世界才是实在世界。“当我声言关于可能世界的实在论时,我希望别人不要按比喻义来理解我的意思。……我们的现实世界仅仅是众多世界中的一个。我们单单把它称为现实的,这并不是因为它在性质上不同于所有的其他世界,而只是因为它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2]。

第二,温和实在论:持此观点的理论家认为可能世界只能存在于实在世界的边界之内,是实在世界的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克里普克。他认为实在世界是唯一的,既包括各种实在的元素,也包括非实在的可能性。因此,可能世界并不是用望远镜可以观察到的“平行世界”,只是抽象的实体,是一种假定性的状态。克里普克明确反对刘易斯的观点,他说:“我反对对这个概念的误用,即把可能的世界看成遥远的行星,看成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存在的、与我们周围的景物相似的东西。……我倒愿意推荐使用‘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历史)’,或‘非真实的情形’这类说法。……‘世界’这个词常常可以用‘……是可能的’这种模态的说法所代替。”^[3]克里普克举了掷骰子的例子。每个骰子掷下有六种可能的结果,两个骰子就有36种组合方式。每掷一次只会出现一种组合,类似于实在世界,而却可推导出隐藏其后的其余35种可能性,类似于可能世界。同时,这种可能的状态又是独立于思维而存在的,因此又是客观的。温和实在论是最符合我们直觉的观点。

第三,反实在论:反实在论又被称为可能世界的“语言学观点”,认为可能世界是逻辑—语言构造的产物,只是处理命题的真假及其真假关系的一种技术手段,实际上是各种可能状态(如命题集),并不是与现实世界一样真实存在的实体,其代表人物为卡尔纳普(R. Carnap)、辛提卡、亚当斯(E. Adams)、布拉德利(R. Bradley)等。卡尔纳普提出的“状态描述”、辛提卡提出的“模型集”以及亚当斯综合前二提出的“极大相容命题集”都相当于可能世界。

可能世界语义学对经典语义学做了重大改进,使原有的一些哲学概念发生了松动或改变,极大地推动了模态逻辑的发展,其意义也远远超出了逻辑领域。它瓦解了现实的稳定性和特殊地位,可能性与必然性等问题变得不再绝对化,也使虚构问题的哲学讨论合法化。哲学家们再也无法抽象地、一般地去讨论真理与本质的问题,开始考虑世界间存在的通达关系(accessibility),并开始关注跨世界同一性(transworld identity)与跨世界身份识别(tran-

sworld identification)等问题。由于诸如指称、真值、可能的与非真的情境等问题在可能世界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能世界理论也被用于讨论哲学中的虚构问题。并且,由于可能世界关注世界间的通达关系,也为虚构问题从“语义学走向”(如讨论虚构对象的特点、本质)向“语用学走向”(如讨论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问题)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问题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家们始终关注的问题,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出现了跨学科交流的可能。

二、文学中的可能世界

莱布尼茨最初提出可能世界这个概念是为其神正论进行辩护,由此发展建构的模态逻辑语义学开始用可能世界理论重新解释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探讨真值与指称等问题,早已越出了神学的边界。文学研究传统将虚构视为文学相对于其他文化客体的区别性特征,始终非常重视虚构问题,首当其冲地开始以各种方式尝试用可能世界理论来处理文学中的虚构问题。西方理论家起步较早,大致有以下几位代表人物。

多勒泽尔(Lubomír Doležel)是将可能世界应用于文学理论的先驱人物,他认为文学中的虚构世界是由语言建构的世界,并非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是有其自身意义的独立存在,“可能世界的疆界随着人类的世界建构活动不断扩张和变化,而文学虚构是世界建构事业最为活跃的实验室”^[4]。多勒泽尔提出“叙述模态”的概念,建立起包括逻辑、道义、价值论及认识论在内的四个模态子系统,不同的模态限制产生出不同的叙述世界。多勒泽尔的思想对帕维尔、罗依、瑞恩等文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艾柯(Umberto Eco)将可能世界定义为“想象中的、信念中的、愿望中的”世界,认为“故事就是一个包含了连续状态的可能世界,同时也将人物的亚世界包含其中”^[5]。他讨论了文学故事中可能世界的结构、通达性和身份识别等问题,描述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如何与现实世界、文本世界以及人物亚世界互动,探讨文本的结构如何影响读者并导致意义的生成。

帕维尔(Thomas Pavel)借用可能世界的逻辑来说明,文学文本的普遍真理并不依赖于文本中的个别命题,对文学虚构的认识并不需要识别并排除错误的命题,而在历史或者科学中却必须如此。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特的结构,它营造出一个第二性的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与实在世界并不存在对应物。并且,文学文本并不仅仅依赖一种虚构世

界,它们可能同时涉及不同的虚构世界、现实世界、现有的宗教信仰或者已被遗忘的神话。

罗依(Ruth Ronen)分别考察了哲学与文学中的可能世界、虚构性、通达性、跨界同一性等概念,重点在于观察可能世界理论在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双方学科各自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理论在借用可能世界的概念时缺乏对原有理论的辨明,更像是一种对概念的“隐喻”用法,“如同新瓶装旧水,并没有完全发挥出可能世界对文学现象的解释作用”^[6]。罗依本人在考察理论的跨学科交流的基础之上对虚构世界的可能性、虚构性、虚构事件、虚构视角及虚构时间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瑞恩(Marie-Laure Ryan)对可能世界在文学叙述理论中的应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其著名的《可能世界,人工智能,叙述理论》一书中,瑞恩将人工智能和可能世界理论引入文学叙述和虚构的研究,更大地拓宽了跨学科交流的领域。瑞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故事”与“世界”关系的分析,并且强调新媒介在世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自瑞恩之后,叙述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可能世界叙述及跨媒介叙述等新问题。

三、可能世界理论的跨学科迁移

由以上对两个学科中可能世界理论的大致梳理可以看出,可能世界第一次为虚构问题提供了哲学框架,使虚构问题的讨论合法化,也更新了关于“虚构性”的讨论。哲学中的可能世界理论对文学虚构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启示作用,同时,该理论在迁移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哲学中,可能世界首先是作为模态逻辑语义的模型在起作用;在文学中,可能世界与虚构世界的讨论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可能世界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哲学中的可能世界指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没有逻辑矛盾的世界,也就是说,可能世界是符合矛盾律与排中律的。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这种世界,如克里普克的“骰子世界”。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可能世界是内涵的世界(intensional worlds),以此区别于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也就是说,在哲学中,可能世界是一个抽象的逻辑语义概念,并不是一个独立和自治的世界,可能世界的讨论无法超越现实的边界。大部分哲学家否认可能世界存在于具体的时空中,也不存在多种多样的世界模型,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属于一个本体。这种对世界的可能性的理解在文论家移用概念时发生了变化。文学中的可能世界不是相对于现

实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选择,而是实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似或相对的世界,比如金庸的武侠世界或者刘慈欣的“三体”世界。相对于哲学中的抽象概念,文学中的可能世界是具体而富有意义的。

第二,“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含义发生了变化。这一对概念的内涵在哲学领域首先发生了变化。可能世界使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某一个可能世界(W_1)中存在,在另一个可能世界(W_2)中不存在;一个事件在 W_1 中发生,而在 W_2 中未发生。因此,相对于经典语义学和传统哲学,命题的真值问题变得相对化,我们无法再抽象地判断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要在特定的逻辑语境中进行判断。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必然性与可能性也变得相对化,附加了逻辑语义条件。必然性指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的命题,而可能性指至少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为真的命题。这些概念在文学理论中也被重新解释。由于文学可能世界的疆界随着创造活动不断变化,不可能描述哲学意味上的必然性命题。麦克黑尔(McHale)便认为:“关于实在世界的命题应归于必然性模态,而关于虚构的命题应归于可能性模态,总而言之,虚构的命题需要人们对其‘半信半疑’。”^[7]文学中的可能性不再是相对于实在世界的另一种选择,而是去具体建构一个虚拟世界,实际上已经大大偏离了可能世界概念原初的内涵。

并且,文学中的可能世界除了包括可能性的命题之外,还包括了不可能的命题。哲学中的可能世界必须满足矛盾律与排中律,但文学中的可能世界则超越了这种逻辑原则。在文学中,不可能的可能世界是存在的。这里的“可能”并非是哲学中界定的符合逻辑规律并可能现实化的可能,而是说这种不可能性在文学虚构中得以实现,已经作为一种虚构实体而存在。在文学的虚构世界中,无论是物理上的不可能,如会说话的动物或者未发生的历史等,还是逻辑上的不可能,如一个人回到过去杀死了自己的祖父、或者一个人在同一时空中既生又死等。前一种不可能在蕴含超自然元素的幻想小说中比比皆是,而后一种不可能则是后现代小说着力开拓的想象空间。艾柯认为:“一个不可能的可能世界并不是在例举不可理解的事物,而是在着力创造其自身的不可理解性。”^[8]

第三,跨界同一性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当一个实体存在于不同的可能世界中时,跨界同一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哲学中的跨界同一性与指称理论中的命名问题联系紧密。指称理论认为,跨世界同一性是否实现依赖于由适当名称和描述而实现的强指称

行为。其理论外延包括:在不同世界中对于一个实体进行不同的界定或重新命名,该实体是否还能保持跨界同一性?假如一个实体的核心特质及名称都改变时,是否还具有跨界同一性?保持跨界同一性的底线在哪里?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哲学家们各抒己见:将可能世界视为平行世界的刘易斯认为不存在跨界同一性。克里普克则提出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认为当一个指示词在不同可能世界中都指称同一事物时,就实现了跨界同一性,该指示词被称为严格指示词。

跨界同一性在文学领域转变为这样的问题:存在于不止一个虚构世界中的想象实体是否是同一实体?这个问题可以引发关于很多问题的讨论,关系到虚构世界的建构(文本中的世界)与重构(阅读理解中的世界)规则。例如,对于一个有历史或虚构原型的人物的塑造。前者如诸葛亮,其在历史记载中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在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中被描述为“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的“当世之奇才”,在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中却懂得为马接生,引发观众异议,概因接生“小术”与“经天纬地”、“出鬼入神”的才能无法相提并论。后者如福尔摩斯,盖·里奇导演的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与英国BBC出品的《神探夏洛克》的故事情节与柯南·道尔的小说原著并没有太多的情节上的交集,但因这两部作品均将福尔摩斯的推理才能演绎到极致,得到了受众的认可。文学中的“跨界同一性”实际上是作者与读者社群间的一种基本默契,假如没有这种默契,虚构世界实现的有效性就会打折扣。

第四,通达性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通达性是指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讨论是什么决定了此世界与彼世界相关,并且如何相关。在逻辑学中,通达性被用于解释可能世界模型的真值问题。例如,刘易斯用通达性来讨论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真值问题。他举出一个反事实的例子:假如我把杯子扔下去,它就会摔碎。他认为,判断这个反事实条件句为真的条件不是其前因或者后果,而是“在所有最接近的可能世界中,此事件的前因和后果都为真”^[9]。假如,在另一个世界中这个杯子完好无损,那么这个反事实就不必然为真。文论家们在使用通达性的概念讨论虚构问题时,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达性不再是抽象的逻辑模态世界间的关系,而被用来描述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以及与其他虚构世界之间的相似关系。这种相似性不仅仅体现在具体的对应物上,比如实在世界有花鸟鱼虫,虚构世界也有;更是一种结构与秩序上的

相似,如奇幻文学中的“斗法”,比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二郎神,比如《王子复仇记》中的女术士与魔鬼,二者都是以变形来斗法,虽然变幻千奇百怪,却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符合常理,是谓“事奇而理固有”。

四、可能世界与虚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可能世界在完成跨学科迁移之后对文学虚构世界这个概念产生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可能世界对文学虚构叙述研究的最直接的影响。首先,我们要探究的是,为什么“世界”这个概念可以充当可能世界及虚构世界的根隐喻?其次,我们再来分析虚构世界这个概念在可能世界理论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第一,作为根隐喻的“世界”。“世界”是个含义丰富的词。在地理学上是时间与空间的总称,通常指我们居住的地球。古人认为天圆地方,以“天下”指称人类居住的世界。中文“世界”这个词源自佛典,梵语曰路迦(Loka)。佛典《楞严经》曰:“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10]“迁流”指时间,“方位”指空间,后来使用“世界”指称人类时空的统一体。

同时,世界也指人类的整体文明和历史。在西语中,“世界”一词鲜明地体现出了人的维度。在英语中,世界(world)这个词来源于古英语中的 weorold (-uld), weorlde, worold (-uld, -eld) 等词,是 wer(人)和 eld(年龄)的复合词,最初的含义即指“人类的年龄”。与日耳曼语(wira-al dīz)、古撒克逊语(werold)、古高地德语(weralt)、古弗里西亚语(warld)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verld)中的“世界”皆是同源词。

此外,世界还指秩序的创造。世界在拉丁文中的对应词是 mundus,其字面义为“整洁的,雅致的”。这个词从希腊语 cosmos 一词借译而来,其字面义是“有序地排列”。这两个词共同传达出一个创造性的行为,即“从混沌中建立秩序”。这种解释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西方关于世界本源的神话,例如盘古开天辟地和上帝七日创世。

可以看出,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包含着时空关系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历史。而实际上,这种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人对于世界的秩序的创造。这种认识性的行为与人类去想象可能世界或者构思虚构世界的精神活动在结构方面是类似的,因此,世界这个词可以非常便利地作为这两种活动的隐喻性用法,而秩序也即结构性也必然成为这两种活动的关

键方面。那么,在可能世界这种理论范式出现的前后,文学中的虚构世界的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二,对文学虚构世界的重新认识。首先,是对“虚构性”概念的重新认识,可能世界理论的出现同时对哲学以及文学领域中的虚构概念都产生了影响。在罗素之前,哲学并不重视对虚构问题的讨论,视其为没有真值的问题。这种假设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自圆其说,但明显是违背直觉的。譬如,我们明明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但却认为它道出了真实。这种真实感所谓何来?可能世界理论使传统哲学的真值概念发生了变化,真值的判断必须附加特定的逻辑语义条件。真值问题被放在世界间的通达性中重新考察,也为文学虚构的真实性问题提供了合法性的论据和理论框架。文学的虚构世界让我们感到真实,并不是因为它模拟了实在世界,而是此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通达,让我们体验了真实。

其次,是对文学“虚构性”概念的重新界定,从原来的文本分类方式转向语用学的分类方式。文艺理论家在研究虚构问题时,曾一度将“文学性”与“虚构性”等同起来讨论,认为文学就是虚构,并试图寻找文学文本中“特有”的语言特征来界定虚构性,比如时态(过去时)或者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语言结构。但虚构并不是为文学所独有的,它还同时存在于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此外,文学中亦存在诸多现实的元素。因此,用文本特征定义虚构会出现很多问题。在可能世界理论之后,哲学家们开始用语用学理论来重新定义虚构性,认为虚构性与话语条件、语境及说话人的诚信度相关。这也极大地启发了文学的虚构研究,文论家们不再仅仅局限于文本范围,之前为结构主义者严格排除的作者与读者的因素被重新考虑。如赵毅衡在讨论虚构表意时,发展了格雷

参考文献:

[1]周礼全. 模态逻辑导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97.

[2]D. Lewis. On the Plurality of Worlds[M].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2.

[3]克里普克. 命名与必然性[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6-17.

[4]Lubomír Doležel. 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1.

[5]Umberto Ec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Explorations in the Semiotics of Text[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35.

[6]Ruth Ronen. Possible Worlds in Literary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7]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M]. New York & London: Methuen, 1987: 33.

[8]Umberto Eco. Report on Session 3: Literature and Arts[G]//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353.

[9]David Lewis. Counterfactual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76.

[10]古代汉语词典编写组. 古代汉语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430.

[11]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4.

马斯的“述真方阵”(carrévériductiure),补充了符号“接受者”一端,提出了符号表意“同意接受”与“拒绝接受”的八种类型,并指出其中的“假戏假看”与“假戏真看”是文学虚构表意的两种基本格局^[11]。这种定义虚构的方式超越了单纯依靠文本内部标记的限制,而将虚构性视为文学文本与外在现实产生关联的结果,大大拓宽了虚构研究的范围。

再次,是对文学模仿论的超越。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文学始终被视为对现实的模仿。在我国,“真实性”也一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文学中的虚构世界被认为是实在世界的镜像或倒影,没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而在可能世界之后,文论家们首先意识到,虚构世界与可能世界一样,是想象的产物,与实在世界相区别。还有,虚构世界超越了模态逻辑语义的范围,实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似或相对的世界,并非实在世界的模态扩展,而是一个有其自身模态结构的世界,以此与可能世界以及实在世界相区别。此外,可能世界理论认为实在世界并非一个稳定的本体存在,虚构世界对实在世界依赖的模式与程度反映出不同的指涉观念,并不存在固定的相似性,也就无所谓模仿的问题。实际上,可能世界理论的介入并不会导向模仿论或反模仿论的立场,而是将文学结构与指涉性结合在了一起。

综上所述,文学中的可能世界理论框架及术语是从哲学中迁移而来的,在此过程中,这一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适应文学虚构问题的研究。在可能世界理论之后,文学虚构的研究在哲学上获得了合法性,对文学虚构叙述的讨论超越了封闭的文本限制,文学虚构世界也不再是现实的模仿,在本体论意义上获得了独立与自治的地位,这对于当代的文学虚构问题研究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 海 林]